

# 讲讲打麻将

文 / 余国放

依讲依讲

最近五星体育频道个“弈棋耍大牌”节目,扑克牌“欢乐三打一”收视率老高,选个就是上海老百姓现在白相老多个“斗地主”。电视节目个中规则,术语也是阿拉老百姓辣白相中啥个“头搭摊打”“门板”“逼弹”啥啥,听起来好像有点俗,不过又老亲切个。特别是让阿拉老百姓也好凭着牌艺登上电视台个大雅之堂,选个老早是不可想象个。

从“斗地主”我想到打麻将,我相信麻将大赛今后也有可能登上电视台,“斗地主”个历史绝不可能与有几百个历史个麻将相比。记得一个伟人老早讲过,麻将除脱中医、《红楼梦》外,对世界个第三大贡献。麻将虽起源于中国,但现在辣日本、美国、澳大利亚老风行个,据讲辣日本大阪就有1800家麻将馆,交关国家还举行过麻将大赛。

辣拉极左路线风行个年代,老百姓个娱乐活动少了又少,啥个物事侬要贴上政治标签,上纲

上线,麻将当然辣严禁查封之列,记得“文革”前夕,有一趟我阿爸被几位隔壁邻舍硬拉去偷偷摸摸搓了一次小麻将,既没想到第二天厂保卫科就找伊训话(父亲是右派),还好选几个隔壁邻舍侬是嘭嘭响个工人阶级,其中有一个绰号叫“猎狗”个爷叔是模子,伊立出来讲:是阿拉硬劲拉了老余搓个,勿怪老余个事,总算让伊逃过一劫。可惜父亲由于长期受迫害,过早去世,既没赶上今朝个美好年代,否则伊完全可以堂堂正正,高高兴兴个白相几圈,尽享幸福晚年。

麻将将是具有趣味性、益智性

个游戏,涉及数学、逻辑学、统计学、心理性、博弈论等众多智慧。麻将通过摸、打、吃、碰、杠不断调整自己手中个牌势,最终成和,除技巧与战术之外,运气成分也较大,一般是三分技艺,七分牌运。麻将中一般采用“盯死下家,吃煞上家,看牢中家”个策略。但有辰光也要随机应变,声东击西,略施小计,让其他三家人家自相残杀,选个叫斗智斗勇,当然自家和牌或保持不出冲或者不让其他三家和牌是硬道理。

麻将与其他娱乐工具(如扑克牌)一样侬有“赌博工具”“玩物丧志”个坏名声,哪能减少或规避癖种勿良后果,关键在于引导,单靠老早个禁止、处罚是行勿通个。刚刚故世个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运曾讲过:“赌,是人的问题,不是牌的问题。”

比如今朝“欢乐三打一”,引导阿拉老百姓过五关斩六将,去做星级大师,让阿拉老百姓凭自己个智慧、能力以及运气去成为人家心目中个“明星”。癖种寓教于乐个好事体何乐而勿为呢!

# 我个“三只手”朋友

文 / 余之

茄山河

上海人讲一个人是“三只手”,选个是勿光彩个。“三只手”是贼骨头,扒手个代名词。但我这位朋友个“三只手”是光彩个:一只手做生意;一只手搞翻译;一只手写文章。依我看,选位“三只手”中做生意选只手长一点;另外两只手差不多长。要是让漫画家徐克仁搭伊画一幅漫画,一定是只“怪兽”。

和选位“三只手”相处,最大个优点是轻松。坐辣咖啡馆里品茶、喝咖啡,“茄山河”,蛮开心。人与人相处,平等、放松至为重要。人个一生要和多少人打交道?如果打交道前,先要将对方放在“天平”上称一称,看看有啥个好利用个,一直辣拉动坏脑筋,勿要吃力煞个,上海闲话讲“要弄煞脱个”。“三只手”大学里学个是日语。当初伊以为学日语最容易,因为有关中国字,其实,并勿是选回去。进了学堂就得硬着头皮读下去,他正是读了日文,才有了与日本人做生意个资本,才有了日本个屋里,才有了今朝个日本来来去去……所以,人生有关偶然性。依我观察,日本呆久了,连样子也像起了日本人,跟日本朋友打起电话来,叽哩呱啦个“木

西,木西”,人家还真以为伊是日本人呢。伊秃头,面孔圆,还真有点像“田中角荣”哩;连伊个老婆也有点像日本女人了,见人彬彬有礼,一弯腰,笑嘻嘻,接听电话“嗨、嗨……”个有礼貌。伊辣拉做生意空档搞翻译,最令伊得意个是九十年代中期,伊引进、翻译了电视剧《东京爱情故事》,时隔近二十年了,当年个小青年、今天四下上下个中年人侬被女人人公个爱情故事迷昏了,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一年前,上海滩重放了癖部电视剧,依然是有勿少痴情男女看得“痴”,当年看过此剧个人还有辣报纸浪写文章,哪能哪个个记得“赤名莉香”之类个闲话,可见选只剧影响交关深。

“三只手”有交关人生故事。“文革”中,伊去云南插队落户。一次,辣原始森林里砍树,一棵大树倒下来,铺天盖地黑压压个一片,一眨眼一大群砍树个人玩没了,一查,压死了好几位兄弟,人家以为伊也“拜拜”了,勿料,他却从大树个爪子底下爬出来,活了命;伊个革“文化命”个时代吃不饱饭是常事,“三只手”当年还是小青年,饭量大,伊看着“泔脚缸”,辣海

想:现在爷娘在世还有点饭吃,将来爷娘过世了我“哪能办”,转念又一想,有了,有了,选了只“泔脚缸”,我“死勿脱哉”。一只发臭个“泔脚缸”居然拔辣伊活下去个勇气!听了选段真事体,朋友们个鼻头侬有眼酸溜溜个。

“三只手”选只“生意手”,可能还得益于伊个遗传因子。伊辣“祝家庄”里个长辈很多辣旧上海做生意。旧上海做生意个人,到了新上海大抵既没好结果。五十年代个“三反五反”勿讲;六十年代“文革”就是灭顶之灾。所以,“祝家庄”里有交关风风雨雨惊心动魄个故事,一旦伊想写下来侬是邪气精彩、一现个小说和纪实体裁作品,伊也写了一些,大型文学刊物也常有刊登。但伊忙,加懒,写得亦勿多,选个老可惜个。我常鼓动伊要多写点。

伊讲伊经历过个“云南——上海——大阪”,辣地地图浪巧成一条直线,像是一条直直个扁担。伊好多次表示要写一本自传,书名就叫:《扁担人生》。传主:祝子平。阿拉真诚个等着伊,也希望伊勿要光“嘴巴”讲不做,到后头,喇叭腔!



# 烟纸店小生意

文 / 沈寂 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
烟纸店都开在弄堂口,单开间小本生意。除香烟,草纸外,还有老百姓天天要用的杂物:肥皂、牙膏、木梳、针线、邮票、自来火、火柴、牙签、毛巾、板刷、鞋拔、香油等等,等等。柜台上有大玻璃瓶,装满各种糖,卖给小朋友,价钿便宜,赚钱少,可是卖得多,一天下来,铜板、角子一大堆。此外,小店还做兑换生意,一块银洋,兑给你九角九分,一分是“赚头”。

虽是小店,生意忙,弄堂里居民每天进进出出,两三百人,随手买一样东西,半天不到生意不少,老板天天出外进货,老板娘看店,有的烟纸店还装公共电话。小店门口真闹猛,成为小马路上的小百货店。别以为老板赚钱容易,弄堂里住着小流氓,他们每天出门,向老板一伸手,老板立刻拿一包香烟“孝敬”他们,还要赔笑脸,否则,哼!

# 远开一点 请小辈

文 / 彭瑞高

请客吃饭,碰到正在减肥的小辈,我就比较当心,轻易不劝吃。譬如说,上了走油肉,要不要给搽一块?不搽吧,不热情;搽吧,说不定会惹白眼,甚至一声怪叫,最后白里攢掉,让人心痛半天。这时候,不如谨慎点,先不搽,但可以做个推荐,譬如讲:“今朝走油肉烧得蛮入味,油也走得差不多了,想吃的,可以尝尝味道。”这样讲,滴水不漏,不会得罪人,不吃随伊,效果是不错的。客来之前,你辛辛苦苦烧了白切羊肉、黄豆脚爪、草头圈子……上席时都要察言观色。你自己喜欢吃,人家不一定喜欢吃。有

的小辈,吃羊肉怕膻,吃脚爪怕腻,吃圈子怕油,叫你防不胜防。有时,你在席间蒸个小闸蟹,拌个小葱豆腐,烧个白水青菜,弄得清汤寡水的,反而讨巧。即使大岁数人看见这些菜想起三年自然灾害,你也不要怕,因为他们的观念也在更新。但要是全部清汤寡水,也是不上台面的。有的小辈——特别是男小人——百无禁忌,到你家来,就是为了来大吃一顿的,你搞得这样清汤寡水,他就不开心,弄不好,回去路上还要骂你小器鬼。所以,请个客不容易;客中有小辈,请客尤其不容易。

# 读搭写,勿一样

创作 / 史舒薇

## 沪语民谣

依姓啥?我姓王,啥个王?三划王。伊姓啥?我姓黄,啥个黄?草头黄。上海人,读王黄,发声音,没

两样。王搭黄,读一样,写出来,大不像。久勿写,忘记光,选个王,老便当。伊个黄,笔画长,上中下,看清爽。何吴胡,理相当。读搭写,功夫硬。中国字,老漂亮,勿用功,侬泡汤。

# 坐相、立相、吃相难看

文图 / 阿仁

闲话闲画



勿是高峰时段,公交车上人人有座位可坐。上来一个时髦姑娘,辣前车门坐定。伊从包里摸出一副大饼油条,叭啵叭啵享用起来。半个车厢个乘客行注目礼,看伊吃早点。要是辣老底子,一定会有上年纪个人来劝伊坐车子就勿要吃东西了。现在,既没。辣车厢里个吃喝之风是从地铁里刮起来个。地铁站外常常有赶了就跑、跑了再来个小吃摊头,因此进地铁车站个勿少朋友或拎一包豆浆、或握一团菜饭,边走边喝、边走边吃。轧进了车厢,吃喝继续,旁若无人。更有不识相个一旦坐到位子,就来一段休闲生活,嗑瓜子、剥剥栗子,弄得果壳一地。我弄勿懂,伊辣自家屋里向也会侬能样子吗?老上海人讲究个礼仪修养里,有“坐有坐相,立有立相”一说。见了长辈师长,坐要端坐,还可坐

半个凳面。勿可跷起二郎腿抖抖豁豁。立要端正,不可东歪西斜、七歪八歪。勿可东依西靠、懒懒散散。屋里向做好了规矩,踏上社会就有了样子,是个有教养个人了。辣地铁车厢里坐到座位,一样是不可以搁起二郎腿个。癖是礼貌。癖更是为方便车厢里过往个其他乘客。到国外旅行,只要能见到车厢里癖个“休闲”朋友,几乎可以肯定伊一定是阿拉个同胞。伊勿难为情,我倒难为情了。唯一可以原谅伊个,是因为伊勿懂,从小到大既没人来教育过伊癖点日常生活中个规矩。作孽作孽。

辣地铁里可勿可以吃喝喝,眼门前还辣讨论中。持“吃喝随意”观点个认为如今是高节奏时代,要尽可能个节约辰光。辣车厢里吃,辣电梯中喝,代表了生活个快捷。依是快捷了,依是方便了,依是爽快了,只是依忘记脱了依是置身于大众之中,置身于社会之中。要来听我个意见,一句闲话:凡禁止吸

烟个场所都勿应该随意吃喝食品饮料。当然,饮食行业场所勿辣此列。有坐相、有立相,还要讲究个是吃相了。吃相,吃喝个样子。国人关于吃相个评判有交关。有民族个、有地域个,还有场合个。选个题目是可以送到百家论坛上请专家上课个,每个时代个吃相勿尽相同个。每当我看到有西装革履个小白领辣地铁里啃大饼,看到亭亭玉立个小姑娘辣电梯里咬串烧,我是有点头晕、有点厥倒个。癖个难道就是阿拉跨时代个新吃相吗?如此,我只好把原本要出口个一句上海闲话咽下去:“谢谢侬一家门!”上海闲话“吃相”个另一解释:与人吵架、发脾气个脸色与架势。“依个吃相实在太难看了!”选个当口,吃相与吃喝无关,只与依个态度相关了。吃相重要可见一斑。